

文武風雲榜 (三)

張研田傳奇

● 趙掄元（退伍中將）

農家子弟風趣親和

農業經濟專家前經濟部政務次長張研田，退休後調任台糖公司董事長，後又兼任亞東協會理事長多年。民國七十五年（一九八六）五月十八日以巴金森氏症病逝台北，享壽七十七歲。八十五年（一九九六）五月，已屆逝世十週年，報刊上紀念他的文字，似不多見。他的專業政績，官方自有系統的記載，筆者不敏，謹將有關他的趣話軼事瑣記若干，聊作紀念他的獻禮，兼供世人參考。筆者與張研田相交四十五年，以志趣相近，確是一見如故，情逾手足，加以張研田言語親切而幽默，見識廣遠而公正，與他相處，真有「與公瑾交，如飲醇醪」的感受。由而竟至無話不談，無祕密可守，後文所敘他的許多家庭私事，都是他親口告訴我的。

張研田河北省樂亭縣人，歷代務農，家境富裕。以張研田志切讀書，好學不倦，於縣立小學畢業後，力爭要去北京考中學，果

然一鳴驚人，竟考取了當時最難進入的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」（簡稱師大附中），此校用費甚少而教學嚴格。張研田在師大附中孜孜向學，打好了各項學科的基礎；尤其是英文與數學，頗有心得。高中畢業後，投考大學，竟又一試輒中，考取了「北京大學」（簡稱北大）經濟系。這時革命軍北伐，佔領了北京、天津，將「北京」改稱「北平」，許多名稱隨而更易，例如「京漢鐵路」、「京浦鐵路」、「北京師範大學」等等，均須改稱「平漢鐵路」、「平浦鐵路」、「北平師範大學」，唯有「北京大學」，特准免改。

北大向主學術自由，上課不點名，考試不苛求，有人戲說：「北大是鐵門檻、紙褲襠」，雖然擬於不倫，但北大考進去甚難，卻甚少以功課不好而開除學生，確是事實。因而張研田在校中功課壓力大減，有時間作較多的社交活動。

張研田能言善道，說話風趣，頗富同情

心與親和力，在學校各社團中，甚負人望。他朋友越來越多，活動範圍逐漸擴大，隨而在校外也有了交遊。

爭強好勝赴日深造

張研田風度翩翩，興趣多元化，雖是博而不精，但樣樣來得，頗足眩耀他的才華。譬如當時較為時髦的運動是打網球，他能打兩手；較高雅的樂器是小提琴，他能拉兩曲；交際舞他也能下場；國劇他也会哼兩句；不過都是花拳繡腿，認不得真。舉例言之，他跳狐步舞猶如跳方塊舞，告訴他第四步只是半拍，他仍不予理會，至死未能改正。

張研田開始交女朋友了，以他的風趣多才，又是北大的高材生，在衆香國中，無人不知有阿芒其人（張研田英文名字叫「Almond」，人稱阿芒）。在許多名媛才女當中，他最中意的一位是吳廣惠小姐，英文名字叫麗莉（Lily或Lili），是北平女師大的高材生，她的姐姐是女師大的校花，吳廣惠

也是風姿綽約，楚楚動人，郎才女貌，兩人打得火熱。吳廣惠有意以身相許，吳家也把張研田默認是將來的東床快婿。有一次吳廣惠約張研田在她家吃飯，冷盤熱炒上齊，最後一個俏老媽端上一大碗冬瓜湯，邊放在飯桌中央邊說：「這是冬瓜湯，請張先生趁熱快喝，我們等著喝張先生的冬瓜湯呢。」（北平習俗，做媒成功後，要敬媒人喝碗冬瓜湯。）張研田一面應對，一面舀了一湯匙冬瓜湯，張嘴就喝；不料冬瓜湯是鷄湯所做，雖是熱度甚高，但以鷄湯油多，並無熱氣冒出，湯一到嘴，燙不能忍，不得不急忙吐了出來，手忙腳亂，筷子掉下桌了，湯匙甩在桌上了，湯汁弄了一身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，把張研田擺弄得尷尬不堪。

經過此次登堂入室，吳家對張研田都很滿意，吳廣惠更是急迫訂人，要求早日訂婚。張研田則是多方藉故推宕。因為他有難言之隱。原來他在老家，早經結婚生子，因為要面子，謊稱未婚，以單身貴族自居，到頭來搞成了進退兩難。其實張研田對家中的小腳元配，頗不滿意，不但土咧土氣，並且目不識丁；可是究係明媒正娶而來，在家孝敬公婆、撫育幼子，無虧婦道，實也說不出休妻再娶的不義之言，因而張研田陷入了進退兩難的苦惱。其實此一時代的青年，大都遇到類似的境遇。

張研田應付此一困難，只好採駝鳥技倆，北大畢業，立即東渡日本，入帝國大學專

研農業經濟，將難題拋在太平洋的彼岸，專心向學，苟安一時。不料吳廣惠於次年暑假，親自追來日本，兩人見面，舊情復燃，難捨難分，於是兩人一同回國，逼不得已，張研田在輪船上說了家有妻室的實話。吳廣惠一聽，火冒三丈，大罵張研田玩弄感情，憤憤分手，頓成陌路。

執筆從戎巧續舊緣

張研田回國，在母校北大，找到一個教書的位子，但上課鐘點甚少；經人介紹又在保定河北大學，教授統計學，每週四小時。於是張研田北平保定，兩面奔波，倒也工作繁忙，收入不惡。

可是好景不常，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盧溝橋事變，引發了全面抗日戰爭，日軍大舉入侵，平津隨即淪陷。張研田隨同北大撤退至湖南長沙，計議再行撤退至雲南昆明，人心惶惶，莫所適從，張研田聽說胡宗南將軍在武漢招聘學人從軍，共赴國難，他毅然前往響應號召，經面談允可，當即執筆從戎，隨同去到西安，被任為軍官第七分校中校政治教官，脫下長衫，穿上二尺半，成了抗戰的文職軍官。

有一天，張研田在西安東大街行走，忽然看到前面有位小姐，後影很像吳廣惠，他冒叫一聲麗莉，前面的小姐聞聲回顧，兩人照面，都是一楞，果然那個小姐就是吳廣惠，他鄉遇故知，猶如夢中，於是兩人就近找

了一家小飯館，互訴別情。原來吳廣惠小姐，自北平陷敵後，因愛國心切，急欲逃往後方，經人介紹西山游擊隊某人，輾轉經山西過黃河到了延安。那時延安「紅都」，蔽塞窮困，見了燙髮塗脂的年輕少女，無不驚為天人，很快就被毛澤東所賞識，任她為英文翻譯員，同出同進，形影不離；但好景不常，被毛澤東妻子賀子珍發覺以後，巧施離間，誣指吳廣惠為國特，毛澤東雖不相信，祇以扭不過賀子珍的糾纏，為了息事寧人與顧及吳廣惠的安全，乃暗中派人把吳廣惠送出紅區。吳廣惠到了西安，國軍的情治人員探悉她是從延安來的，懷疑她是「共諜」，暗中跟蹤，面詢問話，使她心驚肉跳，正不知何以自處？忽得舊情人從天而降，怎不高興？張研田原係顧及家有元配，不敢休妻再娶；現在國破家亡，家鄉隔絕，音訊不通，另立家室，已無顧慮；而吳廣惠更是急於擺脫情治人員的糾纏，並須找個長期飯票，甚願投入張研田的懷抱，於是兩人一拍即合，決定立即同居；對外則稱夫妻流離失散，今幸不期而遇，感謝上蒼。

七分校的同事，大都知道了張研田教官夫妻巧緣重聚，猶如「百里認妻」（註：春秋時，秦國新宰相（左庶長）百里奚，其妻杜氏，自夫出遊，紡績度日，後遇饑荒，不能存活，趁食他鄉，輾轉流離，遂入秦國。適相府招覓浣衣婦，杜氏應雇入府。百里奚見杜氏，正其妻也，乃相持大慟，互訴別情

，夫妻團圓，傳為佳話。）佳話傳開來，同事好友，有的代為奔走租房子，有的送炊具，有的借桌椅，胡宗南將軍也贈款資助，張研田只買了一張鬚縐子床，小家庭於焉成立，兩人麗莉、阿芒叫得親密。（吳廣惠改名吳宣晨，以示新生。）在友朋面前，更是表現得舉案齊眉、溫文諸和，大家都稱他們是模範家庭。後來生了兩個兒子，有子萬事足，更加被人羨煞。可是私下並非沒有矛盾，因張太太於有意無意之間，時常提及毛澤東的禮遇；而張研田則不能不防她洩露國家機密，只要辦公室把緊急公文函件送來寓所，張研田必搶先親自接收；機密文件，深鎖櫃中，終日兢兢，總算沒有發生洩密事件。

選拔才俊公費留學

張研田在七分校，因成績優等人又和善，先升政治部科長，後來代政治部副主任。至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，胡宗南將軍調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，特調張研田為黨政處長，長官部下設十一處，計第一處長曾祥廷、第二處長金樹雲、第三處長賈貴英、第四處長王企光、黨政處長張研田、經理處長趙掄元、軍務處長林為周、衛生處長李之琳、特種會報秘書處長沈貴德、總務處長朱亞英。先前有人謠傳，說胡宗南將軍不喜歡河北人；民國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，當我被派至胡宗南將軍處主辦軍需獨立時，即有人力勸我這個河北人不要前去，以免齟齬不快

；我當時以上命差遣，何能不去？迨到差後毫無感到此種歧視。至長官部改組，十一個處長中，竟有六個處長是河北人（賈貴英、王企光、張研田、趙掄元、李之琳、朱亞英），以往的謠傳，不攻自破。

張研田在七分校時，見面較少，雖已熟識，交往不多。自從他調職長官部，幾乎天天見面，相交日深。他搬至西安的寓所，客廳甚大，加以他們夫婦好客，而西安戰時，公共娛樂場所甚少，許多朋友於晚飯後，多好群集張府，座上客常滿，聊天遣興。

抗戰勝利，百廢待舉，胡宗南將軍以建設萬端，需才孔急，而抗戰期中，許多優秀青年，無法出國深造，允宜及時培育，乃治准教育部，同意由長官部以節餘經費，派員出國留學。經指派筆者籌措款項，建立基金備用；指派黨政處長張研田慎選人員。經分批選派朱文長、張奇、陳忠經、申振民、熊彙荃、涂心園、張紹良、閻子桂、何繼高、馬大恢、呂家鴻、馬蒙、張維公、王克亮、宋壽昌、曾克壽、黃榮漢等十七人，除馬蒙留英外，其餘都是赴美深造；此外尚有李人士、余宗玲、熊彙芝等亦各補助美金三千元，助其赴美進修。

出國留學，其實張研田與我，也願前往，張研田要我乘機提出。某日，與張處長一同晉見胡宗南將軍，於報告辦理情形後，我順便說：「報告長官，我們兩人也願出國深造，可否加派我二人前往？」不料此語一出

，胡宗南將軍勃然大怒，斥說：「你們怎麼能去？你們去了，誰來辦事？」張處長見機，急忙妙語緩頰說：「長官說得對，我們暫時不能去，說個不好聽的比方，不能埋人把送葬的也埋掉哇！」胡將軍哈哈大笑說：「你們現在不能去，將來有機會再說。」邊說邊喊衛主：「倒茶來！」茶送來後，又說：「加白糖！」當年後方物資缺乏，「倒茶加白糖」，有如今日開香檳，用示撫慰。充分顯示了長官與部屬的相處，真誠和諧。

嗣以張紹良、曾克壽、宋壽昌、黃榮漢等四人，因故不久即行返國。迨大陸陷共，國民政府撤至台灣，胡宗南將軍調職，經費無著，接濟被迫中斷，留學國外各人，不得不自謀學費，多係半工半讀，繼續學業。惟有陳忠經、熊彙荃、申振民、熊彙芝（熊彙荃之妹，在美國與申振民結婚），於大陸陷共後，逕自回返大陸。隨後傳來消息說：「陳忠經、熊彙荃、申振民三人，都是周恩來的得意共產黨員，潛伏於胡將軍麾下者。」（註：據說周恩來的得意幹部，有前三傑與後三傑，前三傑為：錢壯飛（壯秋）、李克農（稼軒）、胡底（北風）；後三傑為：陳忠經（陳翹）、熊彙荃（熊向暉）、申振民（申健）。多年前據傳朱文長任教美國匹次堡大學、何繼高任教美國西東大學、涂心園任職聯邦農業部、馬大恢任教會計師、王克亮經商、張奇已逝世、馬蒙任教香港中文大學、張維公任教美海軍造船廠、閻子桂返台任

教政治大學；除張維公已退休，現居舊金山，常有聯繫外，其他各人近況不詳。

張研田在台灣聽說所選十七人中，竟有四人投共，三人且是高級共幹，心甚快快，頗為自責。有人勸他：「所選各人，確實都是人才，均有所成；至係共黨地下人員一節，保密防諜單位都未發覺，其實不在張先生。」但張研田仍是耿耿於懷。有一次，張研田被派去印度參加某國際會議，忽然在一五星級酒店的電梯中，碰見了申振民（申健，係中共駐印大使），張研田立即扭頭他顧，視同陌路，不予置理。

賭場受挫壯士斷腕

一九四八（民國三十七）年春夏之交，張研田奉召在廬山受訓結業，途經南京，擬即返防西安；我也適在南京，出席聯勤總部召開的財務會議，剛剛閉會，乃相約同赴上海一遊。我們在抗戰大後方的西北，封閉了十年，到達十里洋場的上海，猶如鄉巴佬進城，眼花撩亂。住進金門飯店，只覺得街上車多人擠，如何遊逛，茫無頭緒。張研田提議去舞場觀光，我們出了金門飯店，左轉不遠，就是米高梅舞廳，進得門去，只見烏煙瘴氣，喧鬧噪雜，不堪忍受，急忙退了出來，徘徊街頭，不知何所適從；忽然我靈光一閃，想起了昔年受訓時的譚區隊長（註：民國二十三年，筆者甫自軍需學校會統班畢業。適政府擬整編全國部隊為兩百個師，派陳

誠將軍兼任陸軍整理處長。同時設立軍需特訓班，以備派充整理師任用，筆者奉命入班受訓。該班第三區隊區隊長少校譚濟安，軍校六期畢業，湖南人，據說是陳誠將軍夫人譚祥女士的侄子。譚區隊長年輕精幹，服飾華美，言語便給，個儼風流。他曾來到台灣，傳聞某年台北三葉旅社發生少婦自殺事，與譚君不無關係，此後再未見到譚君，不知所終。）不久前曾經相遇，承告在上海港口司令部任職高參，觀其西裝革履、敞篷跑車，架勢不凡，並曾交我一張名片，叫我隨時與他連絡；譚君一向風流瀟灑，交遊廣闊，打電話找他，必有辦法。於是回到旅館，檢出名片，電話接通，說明意向，譚君滿口承諾，不到一小時的工夫，即偕同兩位女伴，來到金門飯店，經介紹一是蘇珊珊小姐，一為楊太太（嗣背地告知，蘇為著名交際花，楊為上海聞人楊某的下堂妾）。譚君開車，一同前往「絲帽俱樂部」（Silk Hat Club）跳舞，此處環境幽雅，人頭整齊，音樂和諧悅耳，情調寧靜宜人，兩位女伴，不但舞藝嫺熟，而且言談風趣，大家玩得甚為高興，談談跳跳，不知不覺，已過午夜，我們提議結束，並向譚君及兩位女伴致謝；譚君說：「蘇小姐寓所佈置不錯，我們同去坐坐吧！」我們以情不可卻，遂一同前往，進門一看，果然設備豪華，甫經坐定，娘姨送手巾、上咖啡、殷勤招待。譚君說：「難得上海相逢，玩玩麻將吧！」我說：「很抱

歉，我們都不會打麻將。」譚君說：「那就玩梭哈！」張研田與我，都不嗜賭，尤其此次上海之遊，志不在賭，但我前年在重慶，曾與譚君於友人處玩過梭哈，雖是逢場作戲，總不能再說不會，當即回說：「好，我奉陪，不過張先生（指研田兄）對此道也是外行。」不料張研田覺得人家陪我們玩了大半夜，不好意思掃興，竟率然答說：「我雖不精此道，但亦願勉為奉陪。」於是五個人上桌圍坐，打起了梭哈，先是小玩，越來越大，我的手風特別不順，起手不是A底就是陰陽對，捨不得丟牌，到結果，或是兩對遇到三個頭，或是三個頭碰上富而好施，總是輸牌。我則越玩越氣，越輸越急，有一次我拿到四隻K（三暗一明），我想這次翻本機會到了，不惜加籌增資（籌碼無限制），作孤注之一擲，不料蘇珊珊仍然跟進，竟讓她買到了同花順子，還是我輸，一敗塗地。這時天色已明，早餐備妥，只好收局，張研田小負，我則大輸，我們身上帶錢不多，統由譚君簽發支票，當場清結，並說：「這是小玩，今晚當多邀幾人，好好玩它一下。」我也覺得很不服氣，一心要想翻本，當即一口答應晚上再來。我們回到旅館，雖是一夜未睡，仍是精神亢奮，亟擬湊足本錢，再去贏它回來。這時張研田甚為冷靜，他說：「算了，牌中顯然有鬼，絕不能再奉獻，所幸泥足並未深陷，到此為止，『壯士斷腕』，即日回京返防吧。」張研田一語驚醒夢中人，

我決心斷然懸崖勒馬，把我們所帶旅費以及朋友託購物品款項，全部湊攏，勉數償還譚君墊款、清算旅館房金及回京車票，其他所需，只好向南京辦事處另行設法了；計議一定，小睡片刻，譚君已到旅館，當將欠款歸還，並告以南京有電話來，要事待理，急須立即返京，晚間之會，不克踐約，託請轉知蘇小姐致歉，隨即離滬回京，邁返西安。迨民國四十年，在台灣看到報上一條新聞，略謂上海交際花蘇珊瑚，因在港敲詐勒索，不擇手段，被人刺殺重傷云云。閱後驚出一身冷汗，當年如果不是張研田見機得早，堅主「壯士斷腕」，而仍盲目續進，妄想翻本，可能會傾家蕩產，真是後果不堪設想。

軍情突變走為上策

民國三十八年，國軍軍事逆轉，西安綏署撤退漢中，張研田以黨政處長兼辦的黎明日報，由西安遷至重慶出版，他親駐重慶坐鎮。我則因餉源不繼，飛赴廣州請款，適又值廣州撤退，中央部會遷移重慶，我亦跟同到渝，繼續接洽，自然與張研田碰了面。他說重慶大小日報五六家，各有背景，黎明日報在渝復刊不久，拓展不易，但一定堅苦支撐。這時，最高當局下令西安綏署，自陝南車運部隊來渝，加強防堵共軍進逼。裝備最好的第一軍，立即自廣元出發，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先頭部隊第一六七師，首先到達重慶，張研田與我會同該師師長趙仁，巡視街頭

；趙師長極具固守的信心，黎明日報並以頭條新聞報導生力軍抵渝協防的消息，人心大安。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張研田突來電話，略謂羅廣文部已自動放棄南川，南岸海棠溪已聞鎗聲，事不宜遲，「走為上策」。我立即打電話向聯勤總部探詢，果然承告情勢不穩，宜即向成都撤退。於是說走就走，我有輛吉普車，隨帶司機一名，張研田也有一輛吉普車，自行駕駛，載同張太太吳宣晨嫂及兩個小孩，二車六眾，向北駛進；這時軍車民車，已是成群結隊，我們擠入車陣，蠕蠕而行，直至夜幕低垂，始到達璧山，大家又飢又渴又累，見路邊有一小店，乃即停車進餐，又租妥一間通鋪房間，準備將就一夜，次晨早行。不料睡至半夜，只聽外面車聲滾滾不斷，愈來愈緊，張研田斷然決定說：「情勢不對，不要再睡了，『走為上策』！」於是大家匆匆起身上車，又加入了流水般的車群，沿著成渝公路，向西進發；車過永川，天色已曙，車輛漸見稀疏，過了榮昌、隆昌，心始稍安，但行不多久，前被大河所阻，必須擺渡過河，而已有大隊車輛在先，只好排隊等待，一直等了三個多小時，始才得以過河，到達內江。內江市面，一如平日，居民尚不知戰亂即將降臨。找了一家旅店，飽餐一頓，沉沉大睡，明日早起，繼續西行，傍晚到了成都。一到成都，始知重慶昨日失守，趙仁師長陣亡，大家都以為張研田與我，已陷敵陣被俘了。這時的成都，軍政大

員群集，西安綏署與西南長官公署合併改組，胡宗南將軍代理長官，軍事倥傯，許多舊日同僚，一時未遑安排職位，張研田亦暫未指派名義，他私下向我說：「時窮節乃見，板蕩識忠臣，現今時局不穩，許多朋友，都在準備應變了，我太太也不要走，但我絕不作順民，已經弄到一張機票，只好拋妻棄子，『走為上策』，明天飛海南島。」我說：「好，你義不帝秦，忠勇可欽，你可以走，應該走；我有任務在身，不能棄職不顧，只要孤城守得住，嫂夫人由我照料，明天我送你上飛機。」次日，我送張研田到新津機場上機，兩人心情都非常沉重，因為這次分手，可能是生離，也可能是死別。胡宗南將軍聽說張研田一人去了海南島，他大概也知道張太太到過延安，留她在危城之中，一則對不起部屬（上月曾將高級人員的眷屬一批，送往台灣，由台灣辦事處妥為照料），二則萬一她通敵內應或乘機投共，於軍事不利，於團體聲譽有損，於是他立即要我取銀元若干，交總務處蔣副處長，並弄到直飛台灣的軍機票三張（一大人二小孩），由蔣副處長陪同（也可說是押送）張太太登機飛台。後來張研田由海南島坐船到了台灣，不料他的太太兒子先已抵台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教書從政耿介自守

幸而於當年聖誕節前夕，我也空中突圍，來到台灣，我與張研田又得重逢相會。雖

然由於職務的不同，各自奔波忙碌，但始終交往不斷，互訴衷曲，砥礪見聞。

張研田係北大畢業，北大畢業生在台灣教育界甚多，相互援引，張研田來台不久，即出任台中農學院教授，繼升該院教務長，嗣調台北台灣大學訓導長，升任農學院院長。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，曾任北大校長，張研田對農經又是本行，因而農復會曾數度派他前往國外，宣揚台灣三七五減租的成果；迨黃杰將軍出任台灣省主席，請農復會推介農林廳長，蔣主委原有意推薦張研田出任，張研田謙辭，建議金陵大學畢業、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張訓舜出任；但不久，張訓舜他調，又推介張研田，他乃遵命前往，任職三年多，甚得黃杰主席信任。後來台中農學院與台北行政專科學校，合併為中興大學，上峯有意請張研田出任首任校長，他堅辭不受，乃改任他為經濟部政務次長，退休後轉任台糖公司董事長，後又兼任亞東協合理事長多年。

張研田無論教書從政，都是與主官相處非常融洽，部屬愛戴，學生擁護，所至有功。不過也有人認為他優柔寡斷，凡事推拖，不作明快的決定，送了他一個雅號叫「張推事」，不無貶毀之意。有這種意思的人，可能是在專制獨裁的主官下面做事太久了，凡事承旨而行，不推不動，動必秉命，好壞成敗，統由上級承擔。張研田可能是講求民主作風，醉心分層負責，公議決行；絕不是唯

唯諾諾，一推六二五的糊塗主官。胡適鑒於當時執政者集權太過，弊竇隨生，他說了一個真實的小故事，作為諷諫。他說：美國國務卿杜勒斯，有一天遇到一件緊急公事，必須立即批覆，經電話總統艾森豪，請示回覆原則；總統府回說：「總統打高爾夫球去了，下午才能回來。」杜勒斯心想縱然趕到球場請示了原則，回來辦公文，再送總統簽字，輾轉費時，不能應急，乃揣度當時情況，擬妥兩個正反不同的文件，急忙趕至球場，說明經過，拿出文件，請總統擇一簽字。不料艾森豪總統輕鬆的笑說：「好！我兩個文件都簽字，究竟用那個，請你自行考量決定。」此一故事，可能有人認為艾森豪總統太不負責任，以國事為兒戲！實則艾森豪認為杜勒斯是國際專家，對當前情勢最為清楚，與其問三不著兩，盲目決定，反不如交由專家杜勒斯酌量決行，必將更能符合國家利益。

張研田一生，風骨嶙峋，不伎不求，從不爭名奪利；尤其愛國心切，絕不見利忘義。每次新職，都是三推三讓，始才就任，只要他知道有人正在暗中爭取某職位，他必是退避三舍，不與人爭，因而在同行同業同仁中，毫無恩怨派系之爭。他尤其耿介自持，守身如玉。剛到台灣不久，農復會派他去美國公幹；在美國他住在北大同學、任教柏克萊加大的陳世驥家中，公事完畢，陳世驥問他不想在美國長住，他可介紹一個教職

給他。他說：「不！公家派我出來，公畢必須親自回台覆命。」其時許多黨國大老，滯港觀望風色，有此留居美國的機會，真是求之不得，在台的許多友人，也認為他不會再回來了，張研田公而忘私，按期回台覆命，博得各界讚美。

張研田在第一戰區任黨政處長時，適值第一屆制憲國大代表選舉，各方競爭甚烈。當時國軍剛剛收復延安，陝北數縣的國代，胡將軍授命張研田全權督理決定，只要他一句話，就成定局；可是未見有人登府拜託，更無送禮賄賂之事。張研田為了表示公正無私，上峯雖要他本人自任一席，他也拒不列名。在農林廳任職期間，更是守正不阿，清廉自持。所以他退休以後，兩袖清風，生活拮据不堪。

老年喪偶抑鬱以終

張研田年逾古稀，日現老態，乃擺脫了一切公職，準備一面整理私人資料，一面略享老年休閒之福。不料人算不敵天算，張太太吳宣農女士忽然病倒，感染時疫，竟致不治身亡。夫妻二人，雖然平日不無矛盾齟齬之處，但究係早年戀人，少年夫妻老來伴，老伴一走，頓感六神無主，生活失了常軌，精神頗受打擊。

張研田於料理了老伴的喪事後，曾來美國一行。我在柏克萊為他接風，見他兩眼發直，目光遲頓，我問他是否在飛機上未能好

好睡眠？他說：「睡得還不錯，怎麼？你看我精神萎靡嗎？自從宣晨去世以後，我一直心情不好。」次年某日，忽接張維公君電話：「研田先生患輕度巴金森氏症，我特到台北去探望他，見他生活無聊，就接他同來美國一遊，現住我家，今天想去拜訪你，不知有無空閒？」（當時筆者住在舊金山附近）

我說：「歡迎、歡迎，掃榻以待。」不久，兩人到來，張研田面現呆相，雖然言談間答，尚能緩慢應對，但談起往事細節，已不能記憶。招待他們一同吃了一頓便飯，照了兩張像片，匆匆而別。

回台後不久，接聞噩耗，說張研田已於五月十八日逝世。我倆同歡樂、共患難，相

交半生，從此人天永隔；而日月如梭，至今又忽忽十年了。

當年接聞噩耗之日，於悲痛之餘，曾擬一輓聯，聊資紀念，聯曰：「一生辛勤奮鬥，從公忘私，功績卓著，永垂勳名於青史；天性仁慈儉樸，捨己為人，情義廣被，長留遺愛在世間。」

中 外 名 人 傳 稿 約

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，自三三八期起增闢「中外名人傳」專欄，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，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，稿約如下：

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，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。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、出生地、生卒年月、重要學經歷、主要事功及成就、著述、特殊事跡、文字力求簡潔流暢，以通俗易懂解之白話文為限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、稱老、稱先生、不空格、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。

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，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。

③「中外名人傳」以現代人物對世界、人類社會有貢獻、有影響者為限，不論在朝在野，各行各業，均所歡迎，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，以便查對考正。摘錄他人著作、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。

④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

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「中外名人傳」編輯部收。